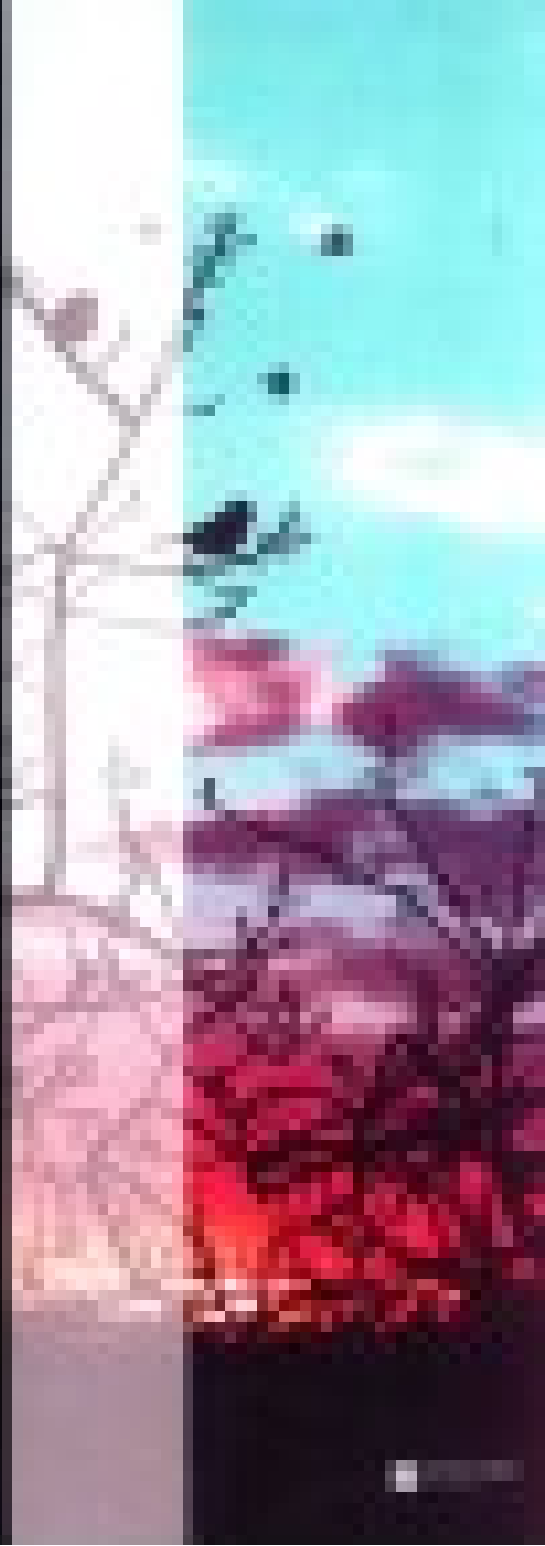


意境悠长

· 1 ·

山南人境

山南人境



山南人境

谢德新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南人境 / 谢德新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594-1578-3

I. ①山… II. ①谢…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1291 号

书 名 山南人境

著 者 谢德新

责任编辑 张 黎 曹 波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578-3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楔子 老龟

小河发大水，爬出一只老龟，是个眼尖的孩子最先发现的。看大水的人，手持竹竿打捞上游顺水冲来浮财的人，撒放鱼鹰捉鱼的人，齐刷刷围了上来，连在小庙烧香求福求子、挂抢红绦的人，也耐不住好奇心，趟水过来瞧。

那只龟趴在大水漫漫神仙坟的坟头，硕大的身子翘在坟顶上，好似清明节人们为祖坟堆的半个馒头形坟头。它的头和四只爪几乎悬空，伸出的脑袋高高昂起，爪子似青蛙游水般舞动，两只亮晶晶的黑眼睛如黑琉璃珠一般瞪转，皱起的眼皮不时闭，不时合。不知是嫌围看的人多了，还是被大人孩子的惊叫和聒噪吵了，一翻盖骨碌碌滚下坟头，掉进坟基浅浅的水滩中。还好，稳稳地脚朝下、盖朝上落地，它只将脑袋缩进壳内，又伸出来，脖子硕长，黑黑的肉脖子有斑斑的黄点，原在水洼蹲着的几只小青蛙蹦蹦跳跳窜开了。在小河这边围看的人起初以为它要向小河方向爬，许是它辨不清了南北，脖子扭了一下，头来个大转弯，向小街方向爬去，人们慌忙闪开一条过道。

这龟够大！有人说有海碗大的盖，有人说不止，有洗脸盆大，细细看也许比洗脸盆小，比海碗大。龟盖的图更显，那背负的八

卦图纹线条粗壮，清晰分明。缝隙处还挂有星星绿绿的青苔，微露的腿爪也苍绿绿的，仿佛生了斑斑绿锈。出浅水滩，顺车辙压得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它爬得很快，似在进行龟兔赛跑的最后冲刺，四只爪像快速划动小舢板的桨，托着鼓鼓重重的壳一拱一拱地前行；有好几次深深的辙印坑洼几乎使它翻了个，但它瞬间便不费力地转过来，保持着爬行的姿势。

有调皮的小孩想跑上去按住它，大人们立即大声呵斥：“不能动！神龟！”孩子茫然地躲在一边，随人流追着看。人群自然分排在两边，让开一条通道，看它往哪里爬。后面的人跟得老长，伸长脖子也看不到龟的影子，只是随移动的队伍挪着步子，跟着声音起哄、吼叫。原本热闹的小庙少了声息，石板桥的河滩没了人群，小河奔流的嘶响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人们的身子和心思都随这老龟去了。

老龟爬过高坎，路过第一家牛鞭手陈大辫子的草庐，这老头是镇上唯一留着满清大辫子的人，在牲畜市场做交易为生的，此职业称“牛鞭手”。他虽出生在皇帝坐龙椅的年代，但似乎不是因对满清有感情方才留辫子，估计习惯使然，每天早上，扛一杆大秤，拖着长长的花白大辫子在牛猪羊群里转来转去，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因发大水，交易所没了生意，这天正在家闷头吸水烟，听小孩子家报有老龟出水的事，连忙放下水烟袋，掐灭纸捻子，取出一把香，捧上香炉，在门前点燃，像当初顺民拜皇帝一样，双手对天对地作揖，腰弯弯着叩拜，长长的辫子在后面翘翘的，如同油锅滚热翻舞的麻花。龟从他门前停了一下，又伸出长长的脖子，拱了拱撒在炉边包香的彩纸，似乎嗅出了香的味道，又缩进脖子，没有理睬专心叩拜的陈大辫子，转身往前再爬。

进入小街，中间是老街的石板路，一色的长条青石，圆润光滑，中间长久年月独轮车的木轮碾压出一道浅浅的凹槽，龟似乎

轻车熟路地四只爪子分在凹槽两边，轻松地往前爬，那高耸的龟盖像装满货的单节列车，沿轨道缓缓行驶。在家没去看大水的人，都走出家门，跑过来看，迷信的老头老太挤过人群看一眼，连忙回屋，口里念叨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不知祈祷什么。也有些老头老太像陈大辫子一样，提前点起了香，在门前叩拜，围看的小伙子和小孩子看龟笑，看拜龟的老头老太更笑。龟并不理睬这一套，继续爬行。

细细河道穿街而过，共有并排四块青石长条板，众人说，看龟如何过这石板桥，许是会翻下河去游走吧。那小河与发水的大河相通的，靠近石板桥时，众人散开些，留给龟下河的空间。龟近桥时，略微放慢了脚步，又伸出长脖子左右看了看，不顾小河淙淙流水的召唤，一跃爬上了石板桥，在桥上快步疾爬，很快过了河。桥边有几丛野辣蓼，生得正旺，花开也盛，细细密密红花的花被风吹飘散，洒进水里，引起小鱼张嘴一扑；落在人身上的，人不经意；落在桥上路上的，瞬时又被风吹滚走；有几瓣落在龟背上，龟背的八卦纹图像多了色彩，但不久又被移动的龟背颠下来，龟似乎并不知晓，有一串较大的花骨朵落在龟的脑袋上，似乎被水汽粘住了，滚落不掉，红红的点缀着龟的头，似戴花的新郎。追着看的队伍一阵惊呼，尾随跟来，桥窄人挤，还有几个小孩被挤到水里去了。

龟爬行的前方，有几只鸡正在觅食，三两只母鸡低头扒拉刨土，啄寻着什么，一只红冠大公鸡昂头挺胸领班巡视，发现了龟，咯咯叫着，啄食的母鸡也抬起头，见龟爬来，发出生蛋的声，慌忙躲开。公鸡瞪瞪地扑上前，环眼瞪得老大，颈部漂亮的羽毛抖动着，翅膀扇着，咯咯叫着发战书，伸嘴来啄龟。那龟本缩着脑袋，听公鸡叫声猛地伸出脖子，乌黑的头左右直摇，将头顶戴的花骨朵也颠下来，公鸡吓得连连后退，后退几步又威风地抖动身子，咯咯叫着，翅膀扇着，嘴张着，寻思再战。后面紧随的人群连忙

赶走了鸡，龟继续前行，公鸡在后面高亢地鸣叫着，似乎欢唱胜利凯歌。

在供销社烟酒门市部，它停了下来，不动了，头爪缩了进去，人们看到的只是静止的龟盖。人群自然也停下来，都在等着，议论着：“它累了吧？”“饿了吧？”“渴了吧？”“闻到酒和糖的味道吧？”有人捧出一捧米，有人拿来半碗水，还有人撮来一撮糖，放在龟的前面；长时间没有动静，甚至有人建议洒上一杯酒，又被人制止了。众人屏息等待，龟缓缓地伸出脖子，在米上嗅嗅，水上嗅嗅，糖上嗅嗅，没动这些。突然，“啪”一声响，哪个调皮的孩子甩过一只炮仗，龟急速地缩进脖子，那盖也晃了晃，众人连忙寻那孩子，呵斥、谩骂，闯祸的小孩撒腿跑了。龟一动不动趴在那，足足有两个时辰，人们几乎不耐烦了。终于，它露出半个脑袋，又开始缓缓移动，两粒绿豆似的眼睛瞪着张望，似有丝丝惊恐。一会儿，又撒开爪子疾爬，脖子又伸得老长老长的，尖尖的嘴边吐出白沫，像奔跑的人在喘气，龟的身后，留下一摊水和几粒麻雀屎一样的遗矢。人群又一阵欢呼，挤着、拥着，快步跟着，有的人还仔细拨拉着这摊屎尿，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叹：“乖乖，乌龟也拉屎撒尿？乌龟屎尿原来是这个样子！”

它就这样爬下去，无视着跟随的人群，无视人群的欢声笑语，还有人在点香叩拜，还有人在它前面放水、放米，它均不顾，只管爬、爬……

小街尽头是横穿的公路，这时人们担心了，来往的汽车那么多，镇上每年几乎都有被汽车轧死的人，这龟在公路上撞上车轮怎么办？驾驶员是不会为它刹车的，即使想刹，发现了怕也来不及踩。有人说，将它捡起放到水里去吧，可说归说，没人拍板说可否，谁也不敢上去捡起它，它是老龟哩，许是老到成神龟了哩，既然是神龟，怕是不会被汽车轧的，再说，街即尽头，看它还往哪爬呢？

即将到公路，轰轰过来一辆汽车，人们自然产生保护意识，有几个小孩在前拦着，龟放缓了脚步，在离公路不远处又停了下来，果不其然，有灵性哩！过路汽车驾驶员看那么一大群人，不知在干什么，拼命地按着喇叭，缓缓地开过去，从车窗外伸头来看，没有看到龟，不解小镇的人在发哪门子神经，卷起一阵尘土，驾车而去。过了一会儿，龟又在爬，它并不穿过公路，而是顺着公路边的树荫往左边爬，人们突然明白了，顺这方向不远处是顾大堰，那里有水，流下的水汇入河道的。

不料，在经过食品店时，蹒跚出来了食品店的那只大黄，大黄是只狗，是镇上最享福的狗，成天吃着砍卖肉崩下的肉沫肉屑，丢下的废料杂肉，养得胖胖的，连骨头都不啃；它更不怕人，几个小孩子呵斥威胁，大黄满不在乎，尾巴夹得紧紧的，大摇大摆地迎着那群不知干什么的人群。大黄也发现了老龟，似乎产生了兴趣，伸出长长的狗鼻子嗅过来，龟不动了，缩进了脑袋，收起了爪子，留给大黄一个硬硬的壳。大黄好奇，嗅着嗅着，还用狗嘴拱拱，伸出爪子扒拉扒拉，差一点将龟扒翻了，许是感觉太硬，认为是块奇形石头吧。人们捏了一把汗，生怕大黄张开满嘴獠牙的大口，也好奇，看是否有场好戏。龟突地伸出长脖子，似乎还喷了一口水，嘴前出现一团雾状，张开四爪，托着龟壳快速移动起来。大黄一惊，哪有会动的石头？许是惊得没缓过神，撒蹄就跑，汪汪叫着，跑得连尾巴都张开了。众人又一阵欢呼，神龟！神龟！连大黄都怕啦，这品种！

龟又继续爬行，没有悬念了，它直奔那有水的顾大堰，不多久便到了，在那棵贴着公路生长的歪脖子树下，它扑下去，准确地说，是滚下去，岸上离水还有些高度，它在高坎翻了几个身，贴埂的草皮被它滚出一道印痕。下水的响动惊走一条细细的小蛇，蛇正啃食的几颗红红的蛇果从水中翻出来，艳艳的红。龟露出白白的肚子，眼尖的人看到白肚子上似乎有字，只可惜，没人上去

翻开看那是什么字，也许这是一只许多年前被人放生的龟，刻的是放生主人的姓名，只是，一般人放生龟，将字刻在龟背上，谁会刻在龟肚子上呢？龟也疼呀！龟落水后，仰头喷了一口水，摇一摇头，四只爪子灵动起来，人们从心底希望它扭脖子向人们告个别，却失望了，它眯也不眯，顾也不顾，向水中央游，一会儿便不见了，只见水面冒了一团水花。看热闹的人群又在岸上看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它再浮上来，悻悻地往回走，有些茫然，转念一想，顾大堰有了神龟，这水，也便有了灵性吧。

镇上的“活神仙”温白牛始终没有出门看龟，他躲在屋里绞尽脑汁在排着易卦。有传说，当初几个外乡人看神龟在这里出水，择居而栖成镇，那龟，出水后便直奔南山而去了，成了山龟的祖宗。如今又有龟出水，是小镇的吉呢？还是凶呢？惊恐和忧虑使温白牛使出平生解数，一连排了几十个卦，卦卦象数不同，活神仙似也糊涂啦！直到听说龟平安无事又归了水，方才长吁了一口气。细想来：老龟由水来，向水去，小镇方位居水，神气不散，小镇无虑，此生可高枕无忧矣！这话，他搁在心底，对谁也没说，只是从那日起，在他的杰作太极饼上，悄悄地多丢了几粒黑芝麻，由易卦的三百六十术数，变成了三百六十五，正巧是一年的整天数，活神仙不由得暗自称奇：这山南镇，奇哩！可镇上吃饼的人谁也不晓，凡夫俗子嘛，哪能洞察神仙的心机？都知晓了，不都成了神仙？

目录

001	楔子 老龟
001	上 辑 男人们
002	白鹅风流
009	八哥鸟与人
014	陈小官
019	睡床
025	黄雀啾啾
033	博士渔夫
038	徐九香
044	卦饼
050	神匠
056	老包钱
061	板鼓佬
066	兽医关老西
072	麦芽糖
077	铁棺材
081	丽华牌牙膏

086	通“灵”者
091	英雄
096	劈甘蔗
100	荷包
107	狗屠
112	槐树钟
119	鬼赌
126	替身
131	猎户异述
137	普和尚和他的庙
143	下 辑 女人们
144	双黄蛋
150	放鹰
155	黄莺儿

162	花娘子
166	石榴花
172	野露
179	开脸
185	红衣女
190	虾糊
195	送子娘娘
199	落风枣
203	四奶奶的银子
208	人头花
214	尾曲：飞失的鸬鹚
219	后 记

上
辑

男
人
们

白鹅风流

南方主种水稻，水田多，农人多养鹅。此地鹅种独特，传说由鹤驯化而成，或由鹅与鹤杂交而成，称“皖西白鹅”。一般农家，每年都要孵上一两窝，成活的少则三五只，多则七八只，再多也有十几只的，霜冻后，杀了，用盐腌制晒干，慢慢享用，称“腊鹅”。过年，正月待客，春季请人干活，少不了一碗腊鹅，油汪汪、香喷喷，越嚼越香。

猪太能吃，喂只猪不容易，养几只鹅要简单多了。小鹅吃青菜，大鹅吃嫩草，原野还产一种蓟类的野菜，鹅最喜吃，称“鹅菜”，小孩子家可放鹅，挖鹅菜，平时晚上用鹅菜、稻壳加少许稻谷，便可打发鹅粗粗的肠胃；只在宰杀前，“站”上十天半月，“站”即关，喂养但不让活动，喂的是货真价实的稻谷，催出肥肥的肉，费粮比猪少多了。那时油紧俏，一只鹅扒小半斤油，煮鹅时还可撇小半斤浮油，三五七八只鹅的油顶上一头猪的油，已够全家吃一年了。农家的富和穷，数梁上挂多少腊鹅，如加上腊肉之类的腊货多，便是小康之家了。

鹅毛也可卖钱，更珍贵的是羽毛下面的绒毛，边拔边长，

攒积拔下的绒毛，填做棉鞋、棉手套，怕是比东北的乌拉草不差，殷实的人家，还有做绒毛背心，灌绒毛枕头、被子之类，更为奢华。农人冬天杀鹅，要留上种鹅，下蛋孵小鹅用，鹅没有鸡鸭生蛋多，每年仅生十几、二十枚。被公鹅淘过水生的蛋，一枚蛋便是一只小鹅，故鹅蛋很金贵，少有人吃；没有被公鹅淘过水的蛋是孵不出小鹅的。故有人专喂公鹅，供配种用。白公子也喂了只公鹅。

白公子喂公鹅不为配种，为画画用。白公子的父亲过去是私塾先生，他也算书香门第，随父亲发蒙读了几年书，《论语》也背不完，极喜画画，最拿手的是画鹅。据他说，初试画笔，老师本让他临摹鹤的，却越画越像鹅，又加上父亲教背“鹅鹅鹅”那首诗，更引起他画鹅的兴趣，鹤总是画不像。父亲死后，别无所长，干体力活又没力气，只是画画鹅的年画卖卖。僻乡小镇，文化人不多，农家买张画，喜鹤的长寿，虎的威风，最起码也买张鱼画，图个“年年有余”，买鹅画的少，生意萧条，锅中无米，饿得前心贴后背是常有的事。后来，不知从哪学会了刻章的手艺，摆个摊，公章、私章都刻，算是有个营生。刻章的生意也不兴隆，可他公子的架子还在，这不，仍喂一只大白鹅，时常捧着一个画夹子，给鹅写生描画。

镇上不像农村独门独户多，而是户挨户，房连房，鹅又吵人，稍有风吹草动，便嘎嘎大叫，吵得邻居睡不踏实，愤慨也没办法，那时没有扰民之说，鹅关在别人家院内，噪音的侵扰气得干预

不得。家人也怕吵，白公子从小父母给说的第一任老婆三年自然灾害时跟人跑了，第二任老婆听鹅叫便叨咕：喂个吵人的东西，光吃粮食不下蛋。争吵也没用，吵架多了，过不下去，也跑了。白公子无所谓，孑然一身，以鹅为伴。

他的这只鹅，关在小院内，吃得好，活动少；长得又大又肥，腹下堆积个肉坨坨，浑身羽毛雪白雪白，不掺一丝杂色，两只蒲扇爪和神仙寿星头似的老鹅包，金黄金黄，翅膀也大，扇起来满地卷风，啄食的麻雀和喜鹊不敢近前，只能远远地瞅。白公子偶尔带鹅出去走走，他在前面走，鹅在后面随，他昂着头，背着手，鹅更昂着头，梗着脖，不时还将大翅膀扇扇，嘎嘎叫上几声，引得众人观看。

夏秋黄昏时，他将鹅带到街后的水塘，鹅见水便扑了过去，两爪舞动，双翅拍水，欢喜得更是嘎嘎猛叫。白公子兴致勃勃地在岸边欣赏这“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画面，构思他的鹅戏图。大白公鹅的欢叫引来水面的鹅群，这鹅也向鹅群奔游去，众鹅更欢地拍水追逐，聚拢散合，或夹脖戏水，或伸脖潜水，或扇翅出水，或奔突划水，群鹅欢乐的盛会惹得莲花、荷叶、菱芰、荇草跃跃欲起。鹅也不怕光天化日之下的害羞，公鹅被母鹅团团围住，逐个临幸母鹅，趴在母鹅身上，欢快地大叫，那叫声，似皇帝临幸众妃的无拘无束，傲慢自豪。引得众牧鹅童和围观的大人、孩子拍手欢呼：“淘水啦，淘水啦！白公子的鹅淘水啦！”